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1/185
5 March 1986
CHINESE
ORIGINAL:RUSSIAN

第四十一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56, 57,

59, 60, 61, 63, 65,

68, 71, 82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
大会第 40/8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裁减军事预算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全面彻底裁军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
决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 A / 41 / 50 .

86-06389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1986年3月3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1986年2月2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的“党的外交政策战略基本目标和方针”部分。

请将该部分全文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56、57、59、60、61、63、65、68、71、82的正式文件散发。

苏联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萨夫龙丘克(签名)

附 件

党的外交政策战略的基本目标和方针

关于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工作也决定了苏共在世界舞台上所采取的战略。这个战略的主要目标很清楚，即确保苏联人民有可能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基本上，这就是执行本党外交政策主要方案的要求。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实现这项目标意味着最重要的是制止关于核战争的物质准备工作。

在衡量了当前局势的各个方面以后，苏共已经提出一项在本世纪末以前彻底废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面方案，按其范围和重要性来说，这项方案具有历史意义。该方案的实现将为人类开创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并创造机会使人类得以将精力全部集中在建设性工作上。

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仅通过传统外交渠道并且还直接通过世界舆论向各国人民提出我们的建议。现在是彻底了解我们当前严峻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了：核武器的背后潜伏着一场大风暴，它可能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消灭掉。我们的提议进一步突出了苏联共产党外交政策战略的坦白、诚恳的列宁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坚决拒绝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及意识形态争论的手段。我们的理想是一个没有武器和暴力的世界，一个各国人民都能够自由选择其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世界。这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将来或现在，反对核威胁和军备竞赛以及维持和加强世界和平的斗争始终是本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各项活动的基本方针。

除了这项政策别无选择。在国际关系的紧张时期更加如此。我要说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十年间，世界局势从来没有象1980年代前五年这么具有爆炸性，这么复杂和矛盾四伏。在美国掌权的右派集团及其北约组织的同路人已从缓

和政策急速转向使用武力政策。他们采用的理论反对以睦邻关系与合作作为世界发展原则，不承认这是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华盛顿政府仍然对我们提出的终止军备竞赛及缓和局势的呼吁充耳不闻。

或许再提往事是不值得的。特别是今天，苏美关系似乎已有好转迹象，而北约组织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行动和态度已开始重新显示出实事求是的趋势。我们认为这种发展值得注意，因为1980年代前五年国际气氛急剧冷冻进一步提醒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劳而获的：和平必须靠努力斗争才能得到，而且必定是一场持久而有目的的斗争。我不得不寻找、探求和利用即便是最小的机会，以便只在还有可能的时候扭转朝向战争威胁加速发展的势头。苏共中央委员会了解到这一点，在全体会议对再次分析了核威胁的性质和规模，并指出了有助于改善局势的实际步骤。我们遵循的原则性考虑如下：

第一，从当前的武器性质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指望只靠军事和技术手段，例如建立防卫体系，来保护自己，即使是最强大的防卫体系也办不到。人们把确保安全的问题日益看成是一项政治问题，只有用政治手段才能解决。为了在裁军的道路上前进，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这样的意愿。安全不能够无休止地建立在对报复的恐惧上，换句话说，不能建立在“围堵”或“吓阻”上。这种把全世界作为核战争人质的情况除了荒谬和不道德以外，这些理论还助长了军备竞赛，它迟早会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第二，从美苏关系的范围来看，安全只能是相互之间的问题，而若就整个国际关系来看，就只能是个世界性问题。最聪明的做法不是只为自己打算，特别是有损于对方的做法。重要的是使所有国家都能同样感到安全，因为核时代的恐惧和焦虑会在政治和具体行动方面产生动荡不定的情况。极为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具有的关键性质。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的出现使危机局势下的时间不断缩短，就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政治抉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第三，美国的军事工业体系仍然是黩武主义的火车头，因为至今它还不打算放慢速度。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很了解，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利益和目标同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目标绝不相同，同这个伟大国家的实际国家利益也不相同。

当然，世界要比美国及其在别国领土上占据的基地大得多；在世界政治方面，一个国家不能把它的关系限制在与某一个国家的关系上，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只会助长恃强傲物的作风。当然，我们十分重视苏联与美国关系的现况和性质。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点，我们有彼此和平共处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客观需要，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任何基础。

第四，世界正处在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现状。世界是由一百多个国家组成，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完全合法的利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面临着一个根本任务：在不忽视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的情况下都必须在国际社会掌握克制和谨慎的科学和艺术，必须以文明的方式生活，换言之，必须在文明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的情况下生活。但是要普遍实行这种合作，就必须有一个全面的国际经济安全制度，这个制度能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国家不受到歧视、制裁和其他帝国主义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种种压制。总的来说，同裁军一起，这样一个制度可以成为国际安全的可靠支柱。

简言之，现代的世界已变得太小太脆弱，经不起战争和武力政策。如果几个世纪以来累积起来的同意和容许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思想和行动不彻头彻尾地根本抛弃，世界就无法生存和保持。

这意味着大家要认识到已不再可能赢得一场军备竞赛，也不可能打赢一场核子战争。且不谈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仅在地球上继续进行这项竞赛就将使本来已经十分危险的贮存完善核武器的高速度变得更快。世界情势可能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政治领袖的才智或意愿变得无关紧要，而只受到技术和技术主义军事逻辑的摆布。因此，客观而言，不仅是核战争本身，甚至核战争的准备工作，换言之，军备竞赛和取得军事优势的愿望，都不能给任何人带来政治利益。

不但如此，这意味着大家要了解，目前敌对双方核能力的均衡水平太高。就目前而言，这保证敌对的每一方都会有同等的危险。但是，这仅是就目前而言。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将无可避免地增加这个同等的威胁，并且增加到使均势不再成为军事——政治威慑力量的因素。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首先要急速降低军事对抗的水平。在今天这个时代，真正的平等安全不是由过高的战略均势来保证，而是由尽可能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在这个最低的战略均势中必须彻底排除具有大规模破坏能力的核武器和其他类型武器。

最后，这意味着大家要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除了所有的国家在它们之间要合作和相互交往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客观的——我要强调，客观的——条件已经形成了，在这个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只能并且只有以和平竞争和和平竞赛的方式进行。

对我们而言，和平共存是苏联打算坚定不移地遵循的政治道路。苏共为了保证它外交政策战略的继续进行，将根据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采取一个有力的国际政策。当然，一个或两个和平攻势，甚至非常密集的和平攻势，都不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只有不断的，有条理的和坚定不移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并不是单单重复已经做过的事，特别是在处理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方面。这里需要的是高度精确地评价自己的可能性，自行克制并在作出决定时具有高度责任感。这里需要的是在坚持原则和立场时态度坚定，战术上机动灵活，愿意取得彼此同意的妥协，并且着重对话和相互谅解而不是对抗。

大家都知道，我们已单方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我们暂时停止了在欧洲布署中程导弹，裁减了飞弹的数目，并停止了一切核试验。在莫斯科和在国外已经同许多国家政府的首脑和成员进行了会议。苏印、苏法和苏美的首脑会议是必要的并且是有益的步骤。

苏联曾作出积极的努力重新推动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的谈判，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逐步减少军备竞赛的规模和建立国家之间的信任。谈判一向是一个

微妙而复杂的事情。这里最重要的事是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利益平衡。把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变成政治策略的筹码至少是不道德的，在政治上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

最后，关于今年1月15日我们的声明。总的来讲，我们的方案基本上是在核一空间时代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这样一个想法的成品，提出了一些具体行动的纲领。苏联提议全面解决各项裁军问题，因为就安全而言，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我不是说僵硬的联系，也不是说企图在一个方面“让步”，却在另一方面竖立障碍。我所说的的是一个具有严格时间性的具体行动的计划。苏联打算坚定不移地促成它的实现，把它作为今后几年我们外交政策的中心方针。

苏联的军事理论也完全符合我们所倡议的内容与精神。苏联军事理论的方针毫无疑问是防御性的。我们在军事领域里的行动不想让任何人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产生忧虑，哪怕只是凭空虚构的忧虑。但同样，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也想摆脱受到威胁的感觉。苏联承担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它将严格遵守这一义务。但众所周知，存在着对我们进行核打击的计划。我们没有权利忽视这一点。苏联是任何形式的核战争的强烈反对者。我国赞成不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赞成把军事潜力限制到适当的程度。但这一最高限额的性质和程度继续受到美国及其集团伙伴的态度和行为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一再重申：苏联不要求更多的安全，但也不接受比别人少的安全。

我想提请注意核查问题，我们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曾多次宣布，苏联愿意接受核查，我们同任何其他人一样关心这个问题。最为严格的全面核查也许是裁军进程的关键。我们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裁军而不核查是不可能的，核查而不裁军则毫无意义。

还有另一个原则性问题，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星球大战”的态度。美国已把它的许多盟国拉入这个计划。这里存在着事态可能变得不可逆转的危险。在为时过晚之前，必须找出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保证军备竞赛不扩展到外层空间。不能让“星球大战”计划被用来刺激进一步军备竞赛或阻挠彻底裁军。在大量裁减

核能力方面取得实在的进展会大有助于克服这个障碍。因此，苏联愿意朝这个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单独解决欧洲地区的中程导弹问题，不把它同与战略武器和外层空间有关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

苏联的计划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政治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中对它的兴趣在继续增大。如今的时代使人们不能轻易拒绝这个计划，苏联为加速实际解决我们时代的这个紧迫问题——销毁核武器——作出了建设性承诺，企图对苏联的承诺表示怀疑已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核裁军不应只是政治领导人的事。整个世界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然而，也正必须考虑到掌握着裁军成败关键的各权力中心的反应。当然，美国的统治阶级，更确切地说，其最自私自利的与军事工业综合体有关的集团，有着与我们绝然相反的目标。对它们来说，裁军意味着损失利润和冒政治风险，而对对我们来说，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道德上各个方面看来，裁军都是一大好事。

我们了解我们主要对手，并从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和会谈中积累了丰富而广泛的经验。前天，我们收到里根总统对我们1月15日声明的答复。美国方面在日内瓦会谈中开始提出其较为详细的想法。当然，我们会仔细研究美国方面在这些问题上提出的任何事情。不过，由于这份答复正好是在大会前夕收到的，在我们看来，美国政府显然期望我们在这次大会上向世界阐明对美国立场的态度。

我现在能说的是，美国总统的信并不使人觉得需要修正本报告在收到这份答复前所提出的对国际局势的评价。答复说，销毁核武器是所有核大国应该努力的目标。美国总统在信中总的说来同意苏联关于裁军与安全问题的某些提议和意愿。换句话说，这份答复中看来有一些让人放心的意见和想法。

然而，这些积极的表示充满了各种保留、“联系”和“条件”，事实上阻碍了解决裁军的各根本问题的办法。裁减战略核武库的条件是要我们同意星球大战计划以及单方面裁减苏联的常规军备。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区域冲突和双边关系等问题。阻碍消除欧洲核武器的是提出了大不列颠和法国的立场以及要求我们削弱我国东部的防卫力量，而美国的军事力量则维持现状。为拒绝停止核试验提出的理由是核武器是一种“遏制”因素。这直接违背了该信中重申的目的——需要销毁核武器。美

国及其统治集团不愿走上核裁军的道路最清楚地表现在它们对待全世界都要求停止的核爆炸的态度上。

简而言之，在刚刚收到的信中很难看出美国政府真的愿意着手解决消除核威胁所涉及的各个主要问题。看来，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有些人已经习惯于与核武器朝夕相处，把核武器同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计划联系在一起。然而，不论他们愿意与否，西方的政客们都将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究竟是否愿意同核武器分手？

根据在日内瓦达成的一项谅解，将与美国总统举行另一次会议。我们重视这次会议。因为这应该会在关键性的限制和裁减军备方面产生实际的成果。最低限度有两件事可以达成谅解：停止核试验、撤销美国和苏联部署在欧洲地带的中程导弹。如果有意达成协议，那么会议日期的问题事实上就迎刃而解：我们愿意接受这方面的任何提议。不过，举行空谈的会议是没有意义的。苏美对话已经开始并引起人们不是毫无根据的希望，希望事情有可能好转；但是如果苏美对话被利用来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和大举备战，那么我们是不会淡然处之的。苏联决心证明，我们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期望是正当的，他们期望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就如何制止军备竞赛采取具体步骤、实际行动、并达成确实的协议。我们对此已作好了准备。

自然，我国象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高度重视我国海、陆边界的安全。我国有很多邻国，它们各不相同。我国对它们任何一国都没有领土要求。我国没有威胁它们。不过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不少人罔顾我国和我们邻国的国家利益，竭力恶化苏联边境的局势。

例如，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已经把阿富汗变成一个流血的创伤。苏联支持该国努力保卫其主权。我国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撤离驻在该国的苏联军队。而且，我国已经同阿富汗方面达成关于苏军撤军日程的协议，一俟阿富汗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确保实际停火，并获得国外武力不再恢复干涉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政的可靠保证，苏军就分阶段撤离。为符合我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我国应与所有的邻国常保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这是我国外交政策极其重要的目标。

苏共认为欧洲一面是其国际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欧洲的历史性机会及其未来有赖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重要的是，一方面维护累积下来的宝贵成果，另一方面更向前推进：将缓和从开始阶段推向更持久的阶段，达到成熟的阶段，然后在赫尔辛基进程的基础上建立可靠的安全，大力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亚洲及太平洋一面的重要性正在增长。在那辽阔的区域有着许多矛盾的症结，并且有些地方的政治局势不稳定。必须针对问题寻求有关的解决办法和途径，不再迟延。这明显需要从协调工作着手，然后共同努力为这些痛苦的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的办法，以便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在亚洲各区至少减低军事对抗，稳定局势。

在亚洲和其他大陆上，军事危机的爆发点并没有在降低，使局势更加急迫。我国主张激发集体的努力，设法解除在中东、中美洲、南非和地球所有动乱地区冲突局势的爆炸性。这是为普遍安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

危机和冲突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不宣而战的战争、各种形式的反革命的输出、政治暗杀、劫持人质、劫持飞机、和在街道、飞机场和火车站扔炸弹——都是恐怖主义的可怕面目，而煽动恐怖主义的人力图捏造各种忿世的借口来加以掩饰。苏联在原则上反对恐怖主义，并已作好准备积极同其他国家合作，以根除恐怖主义。苏联坚决保护其公民不受暴力行为侵害，并尽力维护他们的生命、荣誉和尊严。

回顾过去一年，从所有迹象可以看到，改善国际形势的先决条件正在开始形成。不过先决条件并不等于转变本身。军备竞赛仍在继续，核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不过，国际的反动力量不是威力无穷的。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和民主及反战的群众运动的状态大大地扩大和增强了和平、理性和善意的巨大潜力。这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强大的制衡力量。

和平及社会进步的命运现在比任何时候更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发展的生气蓬勃特点联系在一起。关心人民的福利是需要产生这种生气蓬勃的主导原因。但社会主义世界为了反对军事威胁也有此需要。最后，生气蓬勃显示出社

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潜力。朋友们和敌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广大的发展中世界各种各样国家在注视着我们。它们正在面临选择、寻找道路，而它们的抉择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的成功、取决于社会主义接受时代挑战的可靠性。

我们深信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为此，极其重要的一点是日益增加的强而有力的相互作用，其结果不只是把我们的潜力相加起来而是相乘起来，并刺激我们共同前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联合文件反映出这一点。

当政的共产党的相互作用仍然是这些国家间政治合作的灵魂。过去一年，我们实际上同所有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会了面并进行详谈。这些合作的形式本身不断在更新。一个新的可以说是关键的因素——即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多边工作会议——正在形成制度化。这促成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对外对内所有问题能够获得迅速而友好的协商。

在困难的国际形势中，华沙条约获得各签署国一致决定予以延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这个条约得到了新的生命，很难想象今天整个世界的政治没有它是什么形式。以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索非亚会议为例，它可以说是日内瓦对话的开端。

在经济领域，现在有了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全面方案，其意义在于从经互会各国向协调的科技政策过渡。重点是从以商业关系为主向生产的专门化和合作（特别是在重工程）转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一体化的司令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工作也需要改革。主要的是在执行这一方案时，要少搞空泛的行政管理，少搞各种委员会，多注意经济杠杆，主动性和社会主义企业，并将合作社吸收到这一进程中来。对这样一个非凡的事业这将是坚定推行的作法。

活力、效率和主动性，所有这些品质都合乎时代的迫切要求，我们将努力奋斗，使其在与兄弟党关系的整个体系中普及开来。苏共越来越重视社会主义各国公民之间、各行业人民之间和各代人民之间的活泼的广泛交流。这是互相丰富智能的源泉，是交流观点、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渠道。今天，根据几个而不是一个

国家的发展，分析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性质、了解完善民主、管理方法和人事政策的程序，是特别重要的。对互相的经验持慎重考虑和尊重态度，并将这一经验用于实践，是社会主义世界蕴藏的巨大潜力。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的优势之一就是学习能力：学习解决生活造成的问题；学习预见我们的阶级敌人试图制造并利用的危机局面；学习对抗分化社会主义世界的企图或使一些国家与其他国家对立的企图；学习防止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通过共同努力去取得协调，并就甚至是最复杂的问题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

我们认为，值得将社会主义世界的关系整体地加以密切审查。我们认为这个大家庭没有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障碍所分割。苏共主张与所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所有国家建立诚挚和光明正大的关系，主张彼此进行同志式的交流。首先，我们全力去了解导致社会主义世界团结的是什么。正因为这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每迈出一步，各国关系的每一项积极进展，都使苏联共产党人感到高兴。

我们可以满意地说，苏联与其他伟大的邻国——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态度上的分歧，特别是对若干国际问题的态度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其他事情；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平等和保持原则的基础上携手合作，而又不损害第三国。

对于这一点的重大意义无须解释。中国共产党人将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步势力的胜利称为中国革命的前奏，而人民中国的建立又在战后的困难岁月里加强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地位，并帮助挫败许多帝国主义阴谋和行动。展望未来，可以说苏联和中国有巨大的合作潜力。这种潜力之所以是巨大的，是因为它符合两国的利益，是因为两国人民最热爱的社会主义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完全认识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每一项进展都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正因为这样，苏

共认为，保证我国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是我党的首要国际主义责任。

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政治压力和骚扰的主要目标。所有的兄弟党都不断遭到反共宣传的攻击，这种反共宣传不惜用尽最卑鄙的方法手段。在极端的迫害和压迫下，许多党在地下活动。共产党人每迈一步都需要进行斗争，都需要个人勇气。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第27届大会，代表苏联共产党人为我们的同志坚持斗争表示真诚的钦佩，向他们表示兄弟般的坚决声援。

最近几年来，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许多新的现实、任务和问题。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一运动在质量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共产党人工作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迅速和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模式包括工人阶级的构成正在经历重大的结构变化。我们在新的独立国家的朋友们正面临着复杂的问题。科学和技术革命正在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的物质条件和意识产生两极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重新思考的能力，并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不朽理论的基础上对新现实采取果敢而创造性的方法。苏共从自己的经验中对这点非常了解。

共产主义运动的千变万化及其所遇到的任务也同样是现实。有时候这产生了分歧。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夸张事实，即各个共产党并不是每时每事都完全一致。显然，一般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毫无例外地达成一致观点。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进入国际舞台时诞生的。组成这个运动的各党是在各国国内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并追求共同的最后目标：和平与社会主义。这正是使它们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我们的运动的多样化不等于不团结，正象团结并非就是要一致、要等级制度、某些党干预别党事务、或某党努力要垄断正确事物。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阶级团结，由于所有兄弟党为了争取共同目标进行平等合作，这个运动能够并且应该是坚强的。苏共就是这样理解团结，并要尽一切努力，促进这一团结。

和平、理智和善意的潜在力量正在不断加强，这个趋势是持久的，而且原则上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趋势产生于人民和各国希望和睦相处、彼此合作的愿望。但是，人们应该现实地看待事物：反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是在进步与反动的尖锐而激烈的对抗中形成的。一个不可改变的因素是苏联共产党同民族解放力量和社会解放力量的团结，以及我国采取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同革命民主政党和不结盟运动密切来往的路线。苏联公众准备继续促进同不是共产主义的运动和组织、包括同反对战争的宗教组织的联系。

苏共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待同社会民主运动的关系。事实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意识形态的分歧是深刻的，双方的成就和经验不同，也不相等。然而，不怀偏见地看待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无疑都有益，因为这首先有助于促进为和平与国际安全进行斗争。

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并根据国际发展目前阶段的具体特点制订我国的国际政策。对这一阶段的创造性分析和对前景的看法使我们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寻求同真正关心世界和平的各国政府、政党、群众组织和运动，以及同各国人民进行更紧密和更有成果的合作，以建立一个包罗广泛的国际安全制度。

我们认为，这个制度的根本原则如下：

1. 军事方面

- 核国家宣布不对彼此或对第三国进行核战争或常规战争；
-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并彻底销毁核武器，禁止并销毁化学武器，以及放弃发展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 严格地将各国的军力水平降低到合理的充分限度；
- 解散军事联盟，并为此在早一阶段宣布不再扩大这种联盟和不组成新的联盟；

- 均衡地彼此相当地削减军事预算。

2. 政治方面

- 无条件地尊重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其发展方法与形式的国际惯例；
- 公正地政治解决国际危机和区域冲突；
- 详细制订一系列措施，以建立各国间的信任，创立抵抗外来攻击的有效保障以及建立各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 详细制定防止国际恐怖主义的有效方法，包括保证国际陆、海空通讯安全的措施。

3. 经济方面

- 在国际事务中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在国际社会的建议中没有直接列入之前，不采取经济封锁与制裁的政策；
- 联合设法公正地解决债务问题；
- 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保障所有国家平等享有经济安全。
- 详细制定原则，使用一部分因削减军事预算而节省的资金，造福国际社会，首先是造福发展中国家；
- 联合努力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并解决决定着文明命运的全局问题。

4. 人道主义方面

- 在传播和平、裁军和国际安全的思想方面进行合作；增加交流一般客观新闻并增强各国人民的往来，使他们彼此了解；加强他们相互关系中的互谅与和谐精神；
- 消灭种族灭绝。 种族隔离，法西斯宣传和其它种种种族，民族或宗教排

他性，以及消除基于以上原因对人的歧视；

— 在尊重各国法律的前提下，扩大国际合作，实现人民的政治、社会和个人权利；

— 以人道的、积极的精神解决关于家庭团聚、婚姻的问题，并促进人民之间以及组织之间的接触；

— 加强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和医药合作，并寻求新的合作形式。

这些原则是苏共纲领的逻辑的产物。完全符合我国具体的外交政策的主动倡议。只要根据这些原则，就有可能使和平共处成为国与国关系中的最高原则。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各国领导人之间进行直接而系统的双边或多边对话的起点和一种指导原则。

因为这关系到和平的命运，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在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五个核国家之间进行这种对话。五国承担着决定人类命运的主要责任。我强调，这不是一种特权，不是在世界事务中要求“领导权”的根据，而是一种责任，一种谁也没有权利忘记的责任。既然如此，为什么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应当开圆桌会议，讨论能够怎样和应该怎样加强和平呢？

我们认为，现有的整个限制军备谈判的机制也应该开始以最大效率发挥其作用。多年来，这种谈判可以说是与军备扩张在并行，难道人们能“习惯于”这种情况吗？

苏联正对联合审查以下的问题给予极大注意：世界经济问题和前景、裁军与发展的互相依赖关系、以及在国际讲坛上和按照赫尔辛基进程扩大贸易和科技合作。我国认为，今后有必要召开一次关于经济安全问题的世界会议，以便能够综合讨论妨碍世界经济关系的所有问题。

我国准备认真考虑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任何其它建议。

无论如何，防止战争的战斗必须成功。这将是全体人类、也是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划时代胜利。苏共将积极参加这场战斗，认为是其外交政策的战略核心。
